

欧洲中国学

黄长著 孙越生 王祖望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欧洲中国学》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原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多位科研人员及部分院外专家广泛搜集资料，深入研究，历经 10 余年的不懈努力完成的。不幸的是，在结稿阶段，本书的主要编撰者王祖望教授和负责人、编撰者之一孙越生教授相继辞世，研究室的另一位负责人童斌先生身体状况不佳，实际上已无法担当起整理全部书稿的艰巨任务。

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几乎使全书的出版遭受致命的打击。在整理王祖望教授留下的一百多万字书稿的过程中，恰逢科研大楼装修，在搬来搬去的混乱和狼藉中，包括大事记在内的部分书稿莫名其妙地失踪，虽竭尽全力搜寻，终未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正处于困难中的书稿的整理，不啻雪上加霜，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王、孙两位学者在先后去世前那期待的目光却使我久久无法释怀：他们都希望我能想办法使书稿尽快面世。如果坐视他们最后的希望落空，我定会受到良心的责备。

为了使许多老一辈学者多年的心血不白费，更希望书稿中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能为学术界同仁提供參考，我们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临时措施，请研究部鲁丽娜同志接过全部零乱的书稿，负责整理排序，核对书稿，打印目录，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和编排，尽可能减少由于部分书稿遗失所造成的损失。我们还请了编撰者之一李瑞华先生再次介入这一工作，她在已退休多年，且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对书稿的完整性做了许多补救性的工作。我们对她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深深的谢意。但尽管如此，有些遗失的内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已无法完全补上。比如，由于大事记的内容缺失较多，只好将保存下来的那部分也忍痛割爱。这些都只能留下深深的遗憾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稿涉及的国家和内容较多，编写的时间跨度较长，有的部分内容 1980 年代初就截稿了，但最晚的部分迟至 1990 年代中期以后才截稿，造成了成稿时间和书写规格上的不统一。另外，我抽时间阅读了部分清样，还发现了另一些缺陷，于是我们约请贺慧玲、李红霞、王文娥、于文兰、高媛、萧俊明等几位中青年科研人员阅读全部清样，尽最大努力加以弥补、改正一些失误。希望本书的读者能把它作为欧洲中国学方面的一本基本资料书来阅读，它提供的事实是宝贵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毅然决定资助本书的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此也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多年来为编撰本书而呕心沥血的院内外许多学者，特别是已辞世的王祖望、孙越生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愿本书的出版能为学术界所广泛利用，同时也成为对他们的一种无言的怀念。

黄长著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04 年 5 月

目 录

法 国 篇

(王祖望、李瑞华、夏旭东、杨保筠编著)

一	中国学的历史	1
二	对中国近代与当代研究的状况	63
三	中国学家与有关学者	68
四	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	209

英 国 篇

(李瑞华、王祖望编著)

一	中国学研究发展概况	253
二	中国学家与有关学者	271
三	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	373

荷 兰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荷兰势力东渐的历史	420
二	荷兰的中国学家	421
三	一些主要的有关中国研究的单位和学术性刊物	437
四	中国研究和荷中文化交流在近年的一些动态	440
五	源远流长的荷中文化关系	444

德 国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中国学的历史	446
二	中国学家与有关学者	511

奥 地 利 篇

(王祖望、李瑞华编著)

一	历史的回顾	652
二	当代的状况	653
三	有关中国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和奥中文化交流单位	654

瑞 士 篇

(王祖望、李瑞华编著)

一	苏黎世大学的中国学教学	657
二	瑞士中国学展望	657

瑞 典 篇

(王祖望、李瑞华、浦正东编著)

一	中国学的历史回顾	660
二	前人的业绩	661
三	当代的状况	662
四	中国学研究机构	666

挪 威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历史的回顾	667
二	前人的业绩	668
三	当代的状况	668
四	中国学家和有关学者名录	671

丹 麦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历史的回顾和前人的业绩	673
二	当代的状况	675
三	设在哥本哈根的北欧亚洲研究中心	678
四	中国学家和有关学者名录	678

芬 兰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曼纳海姆总统与中国	680
二 与中国的其他文化交流	681

冰 岛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历史沿革	683
二 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683

意 大 利 篇
(白玉英、王祖望编著)

一 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概况	684
二 中国学家名录	749
三 中国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833

捷 克 篇
(杨学新、陈韞宁、王祖望、孙越生编著)

一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是一些音乐家	839
二 中国学家霍古达	840
三 在中国解放区工作过的女医生罗别愁	841
四 当代中国学的开创者普实克	845
五 20 世纪内已过世的几位中国学家	847
六 至 1995 年前尚健在的中国学家	849
七 其他的中国学家名录	858
八 中国学研究机构	860

斯洛伐克篇
(王祖望、孙越生、杨学新、陈韞宁编著)

一 历史的回顾	862
二 中国学家名录	863

匈 牙 利 篇

(王祖望编著)

一	中国学的历史	867
二	中国学家名录	869
三	中国学和中国研究工作的机构及有关单位	912

罗马尼亚篇

(王祖望编著)

一	中国学的历史	914
二	中国学家名录	918
三	有关中国学(含东方学)的教育制度、课程安排和学习方法以及在 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情况	924

帝俄、苏联、俄联邦篇

(孙越生、赵国琦、姜筱绿、王幼农、毛华田、陈 伟编著)

一	俄罗斯帝国中国学	928
二	苏联中国学	945
三	俄罗斯联邦中国学	972
四	帝俄、苏联、俄联邦中国学家名录	978
五	本篇主要参考文献	1211

法 国 篇

(王祖望、李瑞华、夏旭东、杨葆筠编著)

一 中国学的历史

(一) 19 世纪的法国中国学

经过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其中有相当多的法国教士)将中国经典著作和中国文化传入欧洲,法国在 19 世纪初期成为在高等学府中建立中国学讲座的最早的欧洲国家。

(1) 在法国的中国学

法国大革命并未给中国学家们带来任何好处,自从 1804 年拿破仑当了皇帝进入帝国时期之后情况却略有不同,即使当时让中国学家们着了迷的一项编纂一部大词典的事业只是完成了一半,然而事情终归是有了一些进展。

许多学者都在着手从事这项工作。在 1800 年左右,当时在巴黎有 3 位学者,他们是 J. 哈格尔(Joseph Hager)、A. 蒙图齐(Antonio Montucci)和 H.J. 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他们都打算做好这件工作,但是却未能获得成功^①。克拉普罗特是 1783 年出生的一位德国人,他在德国哈雷开始了研究工作,后来移居到德累斯顿,在那里创办了《亚洲杂志》(Asiatisches Magazin,自 1802 年起出版了两卷)。1804 年应邀前往俄国圣彼得堡。1807 年他居住在圣彼得堡时,俄国人委托他出版了俄国皇家图书馆收藏的满文书籍和手稿的目录。克拉普罗特到意大利去旅行时,在厄尔巴岛上曾经有机会遇到拿破仑。后来在 1815 年克拉普罗特到巴黎长期定居,直到 1835 年他在巴黎逝世。为了从有关方面争取获得主持编纂这部中文—法文—拉丁文词典的位置,他集中精力来建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声誉。他出版了柏林皇家图书馆(die Königliche Bibliothek zu Berlin)的《汉满手稿目录》(法文标题为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et mandchous,1822 年在巴黎出版),撰写有一部《满文选集》(Chrestomatie Mandchoue,1828 年在巴黎出版)。此外,还为《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撰写了许多稿件。哈格尔 1757 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819 年在意大利帕维亚逝世。他也是出身于德国人家庭,获有博士学位。

^① 参阅 H. 高第写的《论述革命和帝国的中国研究》(Les études chinoises sur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一文,该文载于 1918~1919 年出版的第 19 卷《通报》。

为了着手编纂一部词典的工作，他在维也纳编写了一份新书介绍，分送到欧洲的一些大型图书馆，为的是取得对这部词典的订购单。按照哈格尔本人的说法，这部词典将会比收藏在柏林图书馆由勃兰登堡选帝侯私人医生阿尔弗雷德·门采尔（Alfred Mentzel, 1622~1701）编写的9卷本手稿要强得多。拿破仑在得知这份词典内容简介之后，便在1802年邀请哈格尔到巴黎去，给予他年俸6000法郎的待遇。哈格尔在研究过程中还专门研究了皇室收藏的中国钱币，并且为它们编制了目录^①。在这之前，哈格尔对中国铭刻学很感兴趣，这从他在1802年出版了大禹碑的碑铭一事就可以获得证实，他下决心要把这一种努力方向继续贯彻到他生命的终了时为止，后来他在帕维亚大学担任主持东方语言讲座的职务任期内去世了。而哈格尔在编纂这一部著名的词典这件事情上，却碰到了安东尼奥·蒙图齐这样一位力量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蒙图齐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曾经遇到过由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的英国出使清朝的外交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蒙图齐和这些人保持着联系，因而他得到了一部中文词汇，他想利用它来编纂一部词典。为此，他给欧洲的一些君主写信，想请他们给予发挥他的才能的机会，但是只接到了普鲁士国王的答复。他在1806年前往柏林，两年后出版了一部《中国研究》（*De Studiis sinicis*），他把它寄给了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尼古拉·尼古拉维奇·诺沃西尔采夫（Ник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овосильцев, 1768~1838），他料想俄国需要有一部“能够为博学的欧洲提供重大服务的”汉语大词典。蒙图齐还把这本书寄给了当时所有的著名中国学家，寄给了从乔治·托马斯·斯汤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中文名为多马斯当东，又称斯当东，1781~1859，英国外交官员，伯爵）到昂托万·伊萨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Antoine Isaac Silverstre de Sacy, 1758~1838，法国东方学家，男爵）等人；但是这也未能阻挡住有第四个人想要正式承担这部令人望眼欲穿的著作的编纂任务。这个人就是小德金。

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 fils, 1759~1845，法国外交官员）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大德金（Joseph de Guignes, 1726~1800）的儿子，他和一位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Charles de Constant）同时住在中国，成为在1793~1796年间在中国居住的不多几位法国人之一。那位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是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贡斯当（Henri 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 1767~1830，出生于瑞士洛桑的一个法国系家庭，他在1786年回到法国，1795年移居巴黎。他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思想家）的堂兄弟。小德金是鸦片战争前在中国居住的最后一位法国籍中国学家。1784年小德金随同法国遣使会会士罗广祥（Nicolas Joseph Raux，汉名称罗旋阁，1754~1801）来华，先后担任广州法国领事馆和法国驻穗代表。1794年小德金曾随同荷兰特使德胜（Isaac Titsing）、副使范罢览（Houckgeest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北上，于1795年到达北京、曾觐见乾隆皇帝，庆祝乾隆帝登基60周年。由于有这样一件事情，再加上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便使他得以在1801年由当时担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的塔勒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Talleyrand-Périgord）推荐给拿破仑。小德金在1804年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翻译司司长，随后又被委任领导档案库的工作，为了把自己在亚洲逗留的情况进行广泛介绍，他在1808年自费出版了3卷本《1784~1801年间北京、马尼拉、法兰西岛^②旅行记》。这部著作受

① 《有关法国皇家收藏的中国货币的描述》（*Description des médailles de la Chine du Cabinet impérial de France*），1805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中国货币目录，它的内容还包括有专门描述中国历史和地理的几章。

② 法兰西岛即现在的毛里求斯，1715~1810年法国占领该岛时改称法兰西岛。1810年英占该岛，1814年归英属，恢复荷兰占领时名称毛里求斯。

到了拿破仑的赏识，于是拿破仑就在 1808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一项敕令，派小德金主持编纂大词典的工作。到了 1813 年，这部著作终于在与哈格尔、克拉普罗特和蒙图奇激烈竞争中取胜的情况下问世了（按，也有人指责小德金剽窃了别人的成果）。

据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他著的《法国的汉学研究的历史概貌》^① 一文第 2 部分“19 世纪的法国汉学”（La sinologi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中叙述道：

《汉文—法文—拉丁文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Latin）是收录有大约 1.4 万个字的一部真正的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直在皇家图书馆保存的弗留利人方济各会会士巴西利奥·布罗洛（Basilio Brollo da Glemona, 1648~1704）写成的一部字典^② 的修订本。在整个 19 世纪里，人们曾经多次试图把这部字典出版，但进行得一直不很顺利。克拉普罗特本人曾在 1819 年为这部字典进行过修订，但是当他写到第 64 条注释时，这项工作就又停顿下来了。到了 1829 年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决定要再次出版巴西利奥·布罗洛·达·格莱莫纳（Basilio Brollo da Glemona，这一姓名也被写做 Basilio Brollo de Gemona）的著作，但是由于缺乏钱，这件事情未能做成功。又过了一些时候，让·皮埃尔·纪尧姆·波蒂埃（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着手重新编写了手稿，但是这部著作也一直未能付印。到了 1853 年，在香港出版了一种（不带法文字词的）新版，这是由圣方济各会会士热罗姆·芒日埃（Jérôme Mangier）编写而成的。

1814 年 12 月 11 日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创办了“汉文、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这一情况使得法国的中国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同时，也使中国学取得了与其他正式科学学科同等的地位。法国在这一方面，比起邻近各国来，进展得更快一些，因为就拿英国来说，一直到 1876 年（另一说为 1875 年）才设立了教授中文的课程。

法兰西学院的东方学教授们早已倾心于汉学研究。阿拉伯文教授埃蒂埃纳·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法国东方学家）曾经讲授有关《大学》的一些课程；他的后继者和外甥米歇尔·昂日·安德烈·勒·鲁—戴佐特雷（Michel Ange André Le Roux—Deshautrayes, 1724~1794）也对中国宗教产生了兴趣^③。这些研究工作，就其科研质量来说，并非总是具有很高水平的，然而在使人们从思想上熟悉中国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却是做出了成绩的。在 19 世纪里，法兰西学院把主持阿拉伯文讲座的西尔维斯特·德·萨西（1756~1836）看成是一位坚决拥护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在 1814 年，这位学者编成了第 16 卷也就是最后一卷的《驻北京的传教士们所著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① 《法国的汉学的历史概貌》（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载于 1973 年在荷兰莱顿出版的《汉学研究论文选》（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一书内。

② 巴西利奥·布罗洛的这部字典叫做《汉字西译辞典》〔Basilio Brollo de Gemona (Han—tseu—si—ye), Basilli a Glemona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1737. f4〕，按拉丁文标题可译为《巴西利奥汉文拉丁文辞典》，1737 年第 4 次复制本。原作者巴西利奥（1648 年出生，1704 年又称 1706 年去世）是意大利弗留利人传教士，曾在陕西传教，死在西安府。该书系由达法耶尔神甫手抄本，曾由克拉普罗特收藏，现藏于东京东洋文库。这份原本收集有 9520 个字词。

③ 参阅戴密微写的《法国汉学的历史概貌》一文的第二部分“19 世纪的法国汉学”。该文载于 1973 年在荷兰莱顿出版的《汉学研究论文选》一书内。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6 vols. Paris, 1776~1814), 这部巨著的出版时间为 1776~1814 年, 主要是根据驻在北京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的回忆编写而成的。德·萨西还是最初创办中文讲座的人。

从这时起, 法国的中国学家们的研究工作, 都是致力于 19 世纪中国学特征的两类对象方面, 这指的就是语文学和翻译。从这两个领域着手, 再从各个角度予以补充, 使得中国学家们得以陆续出版基本的汉文著作, 用它们来为当代各类中国研究工作准备资料。这些翻译著作, 其中有些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着, 还用不着重新出版。在这方面, 值得着重提出来的典范人物便是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米扎 (Jean Pierre Abel—Rémusat, 1788 年 9 月 5 日出生, 1832 年 6 月 3 日逝世), 汉名又称雷慕沙, 他在 1814 年 26 岁时便担任了这所著名学府主持中文讲座的教授。他是在 1813 年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医学的论文之后, 成为汉学家的。又过了几年之后, 他又以自己从事鞑靼语系各种语言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而闻名于世。他所讲授的课程是在 1815 年 1 月 16 日开始的。这一讲座包括对汉、鞑靼、满洲等语言和文学的讲授, 它被命名为“汉文、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 (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有关这段情况, 详细刊载于法国汉学家亨利·马伯乐 (Henri Maspéro, 1883~1945) 在 1932 年《法兰西学院纪念建院 400 周年文集》中发表的《汉文、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一文中。阿贝尔—雷米扎的汉文造诣很高, 他所致力从事的汉文文法研究, 是通过对中国古文的注译来进行的, 而且他还借助比较容易理解的满文本进行核对。当时他期望能够用得上的唯一一部工具书, 就是马若瑟 (Joseph Marie de Prémare, 出生于 1666 年, 1735 年左右逝世 (去世年代其说不一, 有的说是在 1734 年, 有的说是在 1735 年, 还有的说是在 1736 年死于澳门)) 神父写成的语法书《中国语文割记》(即《中国语文札记》, 拉丁文标题为 Notitia Lingae Sinicae, 后来于 1831 年在马六甲出版), 而这部书的一部孤本却收藏在法国皇家图书馆, 管理人员又拒绝借给他看。最后总算满足了他的心愿, 他在 1821 年出版了第一本重要的书籍《汉文文法纲要: 古文与官话纲要》(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uan hu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tilis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这是第一部提供给研究人员使用的颇为得心应手的语法书籍。1816 年, 在他授课的同时, 阿贝尔—雷米扎还被委任编纂法国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这些中文书籍都是在 18 世纪里由中国送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的。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在他手中并未能完成。大部分属于这类书目的研究工作成果, 分别收入《亚洲杂文汇编》(Mélanges asiatiques, 两卷, 1825~1826) 和《亚洲杂文新编》(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两卷, 1828) 之中, 在这些著作中有许多论述亚洲腹地 (Haute Asie) 的历史和语言的文章。阿贝尔—雷米扎翻译了《中庸》(L'Invariable Milieu, Ouvrage moral de Tsèu—ssè,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 avec une version littérale Latine, 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t des notes, 它的副标题为《刊载有汉文本、满文本、拉丁文逐字逐句译本和法文译本, 并附有一些注释》, 于 1817 年在巴黎出版。阿贝尔—雷米扎和他同时的许多其他中国学家在治学方面有些相似之处, 这就是比起对中国文明的关心来, 他更为关心的是中国和周围文明的关系, 所以就像戴密微后来所描述的那样, 人们在从事着一种“带有蔓延性”的中国学。阿贝尔—雷米扎的一部译著很早就受到人们重视而且至今未衰, 这就是法显的《佛国记》, 这部译著是他去世后在 1836 年以《法显论佛教诸国往来关系》(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de Fa hian) 为副标题出版的。如果人们考虑到阿贝尔—雷米扎在当时研究这

部中文的佛教文学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手段的话，那么就会认识到他为这部译作所做的注释是多么值得令人注目的了。这是第一部致力于佛教的严肃著作，而佛教在 17 和 18 世纪的中国学家的眼里是非常受到贬低的一种宗教。《佛国记：法显论佛教诸国往来关系》毕竟表明了当时的汉学研究的着眼点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它着意于把中国放在亚洲世界当中来考虑而并不去抽象地分析它。阿贝尔—雷米扎从事中国与位于它的西方各国的关系的研究，成为 19 世纪中国学的主要方向，这种情况反而损害了对于中国本土的研究。阿贝尔—雷米扎由于患霍乱病，在 1832 年他 44 岁的时候病故。他的逝世使得汉学界失去了第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伟大汉学家。他的弟子有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汉名称为儒莲。法国汉学家。出生于 1797 年 9 月 20 日，1873 年 2 月 14 日逝世）等人，并且由于他们做出的业绩，使法国名列于西方汉学界的最前列。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在 1832 年当年接替阿贝尔—雷米扎担任了法兰西学院的中文教授，很快就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中国学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阿贝尔—雷米扎门下学会了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梵文和汉文，阿贝尔—雷米扎还教会了他阅读满文。而且他最初的作品之一，就是把一本满文版本的《孟子》译成了拉丁文。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有许多学者利用古籍的满文版本，因为这种语言的结构更接近欧洲人写文章的构成方法，比起用汉文写成的古籍来，需要加以解释的地方要比较少些。为了谋求生计，他抄写了马若瑟的《中国语文割记》一书，因为有几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请他抄录下来以便在马六甲出版这部书（后来此书于 1831 年出版）。在法兰西学院，他放弃了已经熟练掌握的文法研究，以惊人的热情投入了给古籍做注释的工作。朱利安非常出色地掌握了这种古典语文，他写成了一部《以字词的位置为基础的分析汉语新句法》（*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两卷，1864～1870），这部论述句法的书籍从许多方面来看，直至今天依然堪称典范著作。他在翻译领域做出的贡献是最为重要的。他追随他的老师阿贝尔—雷米扎从事研究法显的著作的道路，翻译出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文书名为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en Inde*，即《玄奘的一生和他前往印度之行的故事》，1853）和《大唐西域记》（法文书名为 *Mémoires d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de Hiouen Thsang*，即《玄奘的西域记行》，两卷，1858）；由于这两部译作的问世，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很方便地读到有关亚洲佛教史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这些译作，从文章结构上说来，译得可以称为完美无缺，况且这项翻译工作还是在当时还根本找不到什么可以利用的工具手段等等的条件下完成的。他在 1861 年写成的《辨认梵文名称和用音标标示它们的方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一书，是论述梵文字词的汉字标音的，他在写作过程中，并不知道有什么梵文—汉文指南或是诸如《翻译名义集》^①这类可以引用的与此有关的类书。有了《辨认梵文名称和用音标标示它们的方法》这部著作，就使得人们在翻译佛教原著时方便多了。这些有关玄奘的研究工作，导致朱利安去发掘有关中国、印度和亚洲腹地的来往关

① 《翻译名义集》（梵文作 *Mahāyutpatti* 或 *Mahāvvyutpatti*），是 20 世纪初期由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年代未定的用散文写成具有丰富内容的梵文—藏文词典。藏文的书名为 *Bye-bragrtogs·byed-chen-po*。该书不但包括有北方佛教专门术语，而且也载有一般词汇。书中甚至还包括有动词形式和讲话方法，按类别分项排列。它把其他词汇集里面曾为《大庄严论经》（只有汉译本）用过的律戒中的梵文形式及其表现法乃至句子都包括在内，而且把其各派的律戒都译成了藏文，因此只要把这本书的一部分最初使用的语言加以研究，就可以对其全部词汇得到它们的含义的概念。

系这一研究领域。遵循这一研究方向，他出版了《百句譬喻经》^①的法译本 *Avādanas,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即《百种功绩：印度寓言故事集》（于1859年出版），这是一部从汉文译出的著作。还有朱利安从汉文译出的《有关突厥族的文献》（*Documents sur les Tou - Kiue*，1864年出版）。

朱利安用法文和英文翻译了《老子道德经》，法文译本在1842年出版，标题为 *Julien, A.S., Lao Tseu Tao - te - King, 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 Composé dans le VI^e Siècle avant l'Ere Chrétienne par le Philosophe Lao - Tseu...* Paris. 1842。英文译本是朱利安为他的英国老师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笔名为 *Philo - Sinensis*，出生于1796年4月29日，1857年1月24日逝世）牧师译出的，朱利安对于由他自己从法译本转译出的这一英译本也比对法译本更为珍重。英文本标题为 *Julian, A.S., The book of the Way and of Virtue. Composed in the sixth Age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by the Phylosopher Laou Tseu.* 1856。

他撰写的著作还有《亚洲地理和中国与印度哲学杂文汇编》（法文书名为 *Mélanges de géographie asiatique et de philosophie sinico - indienne*），1864年出版。

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投身于工业技艺方面的研究，这表明他是一位视野非常广阔、持有中庸主义观点的学者。他在1869年发表了《中华帝国古代和现代的工业》（*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de Chine*），这部书为法国的蚕丝业界人士提供了有关中国蚕丝业方面若干专著的译文。朱利安同样也写了一部有关制作中国瓷器的指南，书的标题为《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1856）。这使得在一个世纪以前由殷弘绪（拉丁文姓名为 *Fraciscus Xaverius d'Entrecolles*，法文姓名为 *François Xavier Entrecolles*，出生于1662年2月5日，1741年7月2日逝世）神甫从中国带回法国的有关江西景德镇瓷器的知识得到更新，并且把这种知识运用到塞弗尔^②的制瓷手工业工场中去。

由于朱利安具有一种走在历史时代前列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当时说来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对于即便在中国本土人们也是予以轻视的民间文学也很感兴趣，然而他的主要出发点即在于怎样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气质。为此，他除了重新翻译《赵氏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834）^③，他还翻译了另外两部元代戏曲著作。一部是《灰阑记》^④（*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1831），这部译为法文的剧本具有相当的水平，后来前民主德国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读到它之后很受鼓舞，写出了剧本《高加索灰阑记》（*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1945。按，这个剧本已经由德文译为中文，并且近年来在北京上演过）和短篇小说

① 《百句譬喻经》（*Avādanas*），简称为《百喻经》，由南朝齐的求那毗地译出，两卷，实际只有98条，这是一部佛教文学作品。

② 塞弗尔（*Sèvres*）是巴黎西郊的一处地名，在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Mme. de Pompadour* 即 *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de Pompadour*，出生于1721年12月29日，1764年4月15日逝世）的庇护下，塞弗尔也建立了一个瓷厂，这个瓷厂也生产过中国风格的瓷器。1812年在塞弗尔创办了一座塞弗尔陶瓷博物馆（*Le musée céramique de Sèvres*），设在该市大街4号（4, *Grande - Rue, Sèvres*）。该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损失，1948年经整理后重新开馆，该馆收藏有不少陶瓷珍品。

③ 在朱利安翻译元代纪君祥著《赵氏孤儿》这个剧本之前，已有法国的马若瑟神父的译本，该译本的法文标题为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早已译出），收录在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第3卷内。这是法国人首次将中国戏曲译为法文。

④ 《灰阑记》，即《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元李行道（一作李行甫）写成的杂剧本。剧情是围绕两个母亲争夺孩子，由包拯来断案的故事。

《奥格斯堡灰阑记》(Der augsburgische Kreidekreis)。朱利安译的另一部元代杂剧是《西厢记》，即元代王实甫作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在朱利安去世前后于1872~1880年间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发表的。

朱利安还致力于典型中国式以大团圆为结尾的爱情小说的翻译工作，例如其中有《白蛇精记》，法文标题译为《白与青》(Blanche et Bleue，即《白娘子和青儿》)，法文译本全称为《白蛇精记：白娘子和青儿，又称为两位蛇仙——中国长篇小说》(Pé - Ché - Tsing - Ki, Blanche et bleue ou les deux couleuvres - fées ; roman chinois)，该书于1834年在巴黎出版。根据译出的年代计算，译本所根据的中文版本大约是嘉庆十一年即1806年的《新本白蛇精记》，英国博物馆有此书藏本。《平山冷燕》，朱利安的法译本标题为《两位年轻的才女》(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共两卷，此书初版于1826年出版，以后又曾于1860和1864年两次再版发行。另有朱利安译著的《中国中篇小说集》(Nouvelles Chinoises)，于1860年出版。通过他翻译的这些民间文学著作，使得阅读法文书籍的读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认识。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是以脾气暴躁、大权独揽而著称的，他兼任了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掌管行政职务的学监、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教授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等多项职务。他和从事汉学研究的同事之间的争吵，闹得远近闻名。他在阿贝尔—雷米扎门下就读时，有一位同学让·皮埃尔·纪尧姆·波蒂埃(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就曾被当攻击对象，朱利安写了一本《对于遭到最近的一次诽谤恶意歪曲的可敬事实的简述》(Simple exposé d'un fait honorable odieusement dénaturé par un libelle récent, 1842)，把波蒂埃给整治得茫然不知所措。

朱利安在1873年2月间去世了，他在法兰西学院担任开设讲座的教授位置，是由他的学生戴尔维·德·圣德尼侯爵(Marie Jean Léon D'Hervy de Saint - Denys, 1823~1892)，汉名称为德理文。戴尔维·德·圣德尼是一位学识十分渊博的人。1867年举行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时候，曾担任清廷的与会代表，1874年担任了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职务，主持汉学讲座。1878年被推选为铭文研究院(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 Lettres，又译为碑铭与文学院或金石学和文学院，创建于1663年)院士。他在开创对中国诗歌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然而比起他的前辈来，他的名声却不像前辈那样蜚声于世。他著述和翻译有许多有关研究中国文学、产业和中国南方未开化民族的著译书籍。1863年(一说在1862年)他写成了《唐代诗集》(Poésie de l'époque des Thang)，这是由他编译的一本诗选，卷首附有一篇由他写成的论述写诗技巧和诗律的文章。1870年戴尔维·德·圣德尼发表了他翻译的屈原的《离骚》(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即《离骚：公元前3世纪的诗歌》)，他所使用的语言稍嫌有些松散，尽管如此，这部诗集还是得到了1852~1870年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文艺沙龙人士的高度赞许。他还从《今古奇观》中选译了12篇故事，分别收在3本书中，它们是1885年出版的《中国的三篇中篇小说》(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 1885)，收录有《夸妙术舟客提金》、《看财奴刁买冤家主》、《钱秀才错占凤凰俦》3篇故事；1889年出版的另一本《中国的三篇中篇小说》(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 1889)，收录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志诚张主管》、《唐解元顽世出奇》3篇故事；《中国的六篇中篇小说》(Six Nouvelles chinoises, 1892)，收录有《赵县君乔送黄柑子》、《金玉奴棒打无情郎》、《裴晋公义还原配》、《吴保安弃家赎友》、《崔俊堂巧会芙蓉屏》、《陈御史巧勘金钗钿》6篇故事。再加上戴尔维·德·圣德尼的两卷本、篇幅很大的《中国境内异族民族志》

(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 1876~1883)^①, 这些都构成最早的有关汉学著作的一部分。固然, 如果把他和后来接替他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汉文教授职务的沙畹(Emanuel Edouard Chavannes, 又作夏宛, 1865~1918)相比, 戴尔维·德·圣德尼的著译作品在数量上要少一些, 沙畹所涉及的方面要更广泛得多。

和法兰西学院平行存在的, 在巴黎还有另外一个机构, 就是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该校是在 1795 年 3 月 30 日按照国民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创建的。它的前身是在 1669 年由路易十四创办的青年语言学校(Écoles des Jeunes de Langues), 这所学校的目的在于保证培训出到中东去工作的口译人员。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执笔者拉卡纳尔(Lakanal)把该校的教学范围扩大到远东, 也包括教授亚洲的各种语言在内。首先被介绍到该校的是满语, 因为对欧洲人说来, 满语比较更容易学会。实际上, 这个机构的成立, 本来就是为了要培养出一些主要是以口语为目标的口译人员, 在鸦片战争之后, 英法等西方国家以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开放了口岸, 随后该校也就开设了汉语课程。1843 年, 教授会议采纳了建议, 决定开办一个“中国通俗口语”(chinois vulgaire)讲座, 教学对象是口译人员、传教士, “以及所有那些想要和中国做生意的人, 还有一大批颇有见地认为中国文学属于由法国执牛耳的领域的外国人”。从而在现代东方语言学校里进行的教育, 是更直接地为了实际活动而进行的, 值得庆幸的是, 在法兰西学院那里着重于对古代中国进行研究, 这两个机构可以互相补充。这种两者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各有侧重的情况,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也还是存在着的。

在 1843 年担任现代东方语言学校第一位汉语教授的是安托万·皮埃尔·路易·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出生于 1799 年 3 月 26 日, 1863 年 1 月逝世), 他有一个中文名, 叫做巴安多, 但未广泛使用。他未曾到过中国, 他也是从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那里学会了汉文。顺便说一下, 他的弟弟安托万·皮埃尔·恩斯特·巴赞(Antoine Pierre Ernest Bazin, 1807~1878)是一位著名的皮肤科医生。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在 1843 年开设“中国通俗口语”讲座, 聘请安托万·皮埃尔·路易·巴赞担任该校第一任汉语教授。他在任教期间著述有《中国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e)一书, 在欧洲说来, 这是首先涉及中国口语、它的双音节之构成及其与文言文的关系的著作, 在这部书中还讲述到抑扬顿挫的一些概念。他还仿照他的老师朱利安的做法, 对于元曲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翻译了 4 部戏曲著作, 出版了《元曲选解题》(Théâtre chinois ou choix de pièces composées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 1838), 在这部书里收录有由他译著的《窦娥冤》(Le Ressentiment de Teou - Ngo)、《合汗衫: 四幕剧》(Ho - Han - Chan ou la Tunique confrontée, drame en quatre actes)等元曲剧本; 还有由他译著的元末高则诚写的讲述赵五娘吃糠进京寻找丈夫蔡伯喈(民间传说“赵贞女蔡二郎”)这一故事的剧本《琵琶记》(Le Pi - pa - ki, 即 Histoire du luth, 1841)。此外, 他在 1835 年译有元代郑光祖写的剧本《梅香》(Tchao - mei - hiang, ou les intrigues d'une soubrette)一书。在 1850~1853 年间陆续发表有摘译、译介或浅析、分析以下各剧的译作和文章, 这些元曲剧本有《杀狗劝夫》、《潇湘女》、《东堂老》、《赚蒯通》、《救风尘》、《薛仁贵》、《梧桐雨》、《玉镜台》、《来生债》、《倩女离魂》、《马陵道》、《铁拐李》、《鸳鸯被》、《岳阳楼》、《秋胡戏妻》、《金钱记》、《黄粱梦》、《昊天塔》、《忍字记》、《两世姻

① 《中国境内异族民族志》这部著作, 是以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一书的“夷蛮考”内两个部分为依据的, 其内容与中国东方、南方边疆民族有关。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一书中曾详细注释宋代儒学家的议论和阐述自己的见解。

缘》、《酷寒亭》、《桃花女》、《误入桃园》、《抱妆盒》等剧本。他还和波蒂埃（Pauthier）合著有《现代中国》（Chine moderne）一书，于1853年出版。巴赞还编制了一部十分出色的描述元代文学的年表《元代：从蒙古皇帝的即位到明代的光复这段期间里中国文学的历史年表》（Le siècle des Youen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s empereurs mongols jusqu'à la restauration des Ming, 1845）。由于他写成了上述这些著作，使他在当时的汉学家当中，成为把着眼点放在比较晚些时候的中国方面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之一。当然，像《琵琶记》这类剧本和有关中国文学的著述当中，也是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人的道德思想的。在他去世后，他在现代东方语言学校的教授位置，便由比他大一岁半的汉语老师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来担任了，朱利安在该校任职到1869年。在朱利安离开该校之后，汉语教授的遗缺便由曾经长期在中国居住过的口译人员来担任了。

这时正值鸦片战争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被迫和外国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这使得欧洲一些国家获得了有利于它们本身发展的条件，根据这些条约的条款规定，这些欧洲国家可以根据本身的愿望派遣人员到中国长期居住。而且，由于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迫使中国开放了若干商埠，于是就有许多口译人员来到了中国，后来从这些口译人员当中产生了不少能担任与研究有关的职务的人才。就在这种情况下，哥士奇在从中国返回法国后，接任了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授职务。

哥士奇（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按波兰文音译为米海尔·亚历山大·克莱奇科夫斯基，哥士奇系汉名，又叫做哥士耆或哥氏，1818～1886）是一位法国外交官。他本来是波兰人，1847年来到中国，曾在上海、宁波的法国领事馆担任翻译，于1850年加入法国国籍。1855～1863年曾在澳门、北京等地相继担任澳门法国领事馆随员、二等参赞和北京法国使馆代办职务。1871年返回法国，接任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授。他编著有《中国语文循序全编教科书》（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écrit）一书，于1876年出版。哥士奇去世后，他的职务由冉默德接任。

冉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按法文音译为莫理斯·路易·玛丽·雅默特尔，冉默德系汉名，1856～1889）是法国人，他于1878～1882年间在法国驻华使馆任翻译学生。1886年继哥士奇担任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授职务，只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3年，于1889年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北京的涂珐琅工匠》（Émailleurs Pékinois, 1886年出版，这是一部介绍北京从事景泰蓝工艺的工匠情况的书籍）、《北京：中华帝国备忘录》（Pékin：souvenirs de l'Empire du milieu, 1887年出版）等书。编著有《已收藏的若干西藏碑铭上的汉文碑铭字体》（L'épigraphie chinoise au Tibet Inscriptions recueillies, 第1编于1880年出版）一书。在他逝世以后，1892年度的《通报》（T'oung - Pao）杂志上刊载有他的著作目录。接替冉默德到现代东方语言学校讲授汉语的是德微理亚。

德微理亚（Jean Gabriel Devéria，音译为让·加布里埃尔·德韦里阿，德微理亚是他的中文名，1844～1899）在1860年进入法国外交部，同年作为外交部翻译学生来华，后相继在天津、福州法国领事馆任职，1873～1880年担任北京法国驻华公使馆一等翻译。1880年返回法国，仍在外交部任职，1882年任外交部汉语翻译官员和秘书官员，1888年任总领事，自1889年起担任主持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汉语讲座的教授。著名汉学家沙畹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德微理亚在该校任教至他在1899年逝世时为止。德微理亚著有许多有关中国边境接壤各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方面的优秀著作，其中有《中国和安南以及后来的越南的关系史：11～19世纪》（Histoire de rela-

tions de la Chine avec l'Annam - Viêtname du XI^e au XIX^e Siècle.....1880 年出版, 曾获 1888 年朱利安奖金)、《中国和安南的边境: 有关地理学和人种志学的描述》(Frontière sino - annami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et ethnographique, 1886 年出版)、《中国的一次皇家婚礼》(Un mariage impérial chinois, 1887 年出版) 等书。他在 1897 年还着手进行了有关在华摩尼教(即祆教、拜火教)来源等情况的调查研究, 论证了在汉文典籍中的“摩尼”和“印度”的宗教改革者摩尼(Māni)是同一个人(按, 实际上摩尼是波斯人, 曾到印度、中国等地传教), 同时还弄清楚了中国和它周围文化在语言方面的另一些关系。此外, 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的翻译人员学院》(Le Collège des Interprètes en Chine)书稿, 于 1896 年写成, 但没有出版, 现只存有经过修订的校稿。这个翻译人员学院指的是 1862 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在 1899 年度的《通报》杂志上刊载有德微理亚的著作目录。德微理亚于 1899 年去世后, 在同年由微席叶接任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授职务。

担任东方语言的口译人员当中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微席叶(Arnold Jacques Antoine Vissière, 音译为阿诺尔德·雅克·安托万·维西埃勒, 微席叶是他的中文名, 出生于 1858 年 8 月 2 日, 1930 年 3 月 28 日逝世), 他于 1882~1899 年间长期作为法国外交人员驻在中国。最初以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学生身份担任巴西换约专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 此人 1880 年以巴西特使资格来华, 1881 年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中巴和好通商条约》十七款, 1882 年又兼任秘鲁驻华公使)的翻译。1883~1886 年代理法国使馆翻译, 1887~1889 年以及 1890~1892 年任翻译, 1892 年 6 月调署上海总领事。1894~1897 年以及 1898~1899 年以二等领事衔担任使馆翻译。他在北京认识了一位中国官员, 由于这位官员的帮助, 再加上他具有非常善于模仿的天赋, 从一位中国文人那里学到了一手好字, 成为在西方人士当中屈指可数的汉字书法家。从事西方国家的口译工作的人员具有很高的声誉, 因为进行的各项外交谈判都是用汉语进行的, 其他一切语言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这就使得口译人员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在 1899 年回到法国之后, 便主持现代东方语言学校的汉语讲座, 担任教授的职务直至 1929 年。他还兼任法国外交部汉文总翻译, 后来又在中法实业银行(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任职。他精通汉语和中文, 除翻译过许多有关中国的外交文件之外, 还写有不少有关中国社会的书籍、文章。他写的《北京官话: 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 (langue mandarine de Pékin)]一书, 最初在 1904 年出版, 后来曾多次改编重新出版, 曾经指导许多从头学习汉语的人踏出了第一步。这本书的标题又叫做《汉语初级读本: 发音、书写、语法、句法》(Rudiments de la langue chinoise, prononciation, écriture, grammaire, syntaxe, 1904 年出版)。他在 1901 年创造的汉语标音方法, 几乎全部都被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采用了。此外, 微席叶参加了法国多洛纳(D'ollone)少校率领的调查团, (在 1906~1909 年间)对中国西部内地的回教徒进行了调查; 这次调查成果被写成 4 卷本的调查团报告书《多洛纳调查团报告》(Mission d'Ollone), 于 1911~1912 年发表, 微席叶担任了撰写第 2 卷《有关中国回教徒(即穆斯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的工作。他还著述了一部《中国回教研究论文集》(Études sino - mahométanes, 1909~1911), 这是他对多洛纳少校搜集的汉文回教文献进行了精心研究的成果, 内容涉及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各种关系问题。除此之外, 微席叶还写有一篇很有独特见解的论文, 其标题为《算盘的起源以及从古代计算筹码到算盘的转化过程》(L'origine de l'abaque et sa dérivation des anciennes fiches à calcul), 发表于 1890 年。